



怀念母亲

■胡天喜

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母亲风尘仆仆地从乡下来到我家，上身穿的还是那件她自己纺织、自己漂染、自己剪裁的深蓝色布衫，肩上挎着一个包袱，装满了她给我儿子缝制的衣服。她一边用如柴的手臂擦去脸上的汗水，一边充满歉意地说：“家里的农活刚忙完，我来晚了。”梦中醒来，不由心生奇怪，昨天刚和妻子商量清明节前要回老家给母亲上坟，夜里就梦见了，难道母亲等不及了？疑惑之余，我再也不能入睡，有关母亲的记忆一幕幕浮现在眼前。

母亲是个既普通又传奇的女子。说她普通，是因为她既没有什么发明创造，也没干出什么惊天伟业，只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务农的农村妇女。她大字不识一个，甚至一辈子连个正经的名字也没有，生产队给她记工分，只能写“胡童氏”。说她传奇，也真的传奇，她生了八个孩子，奶奶有她自己的事，没帮上忙，父亲常年在外地教书，没插上手，除了每天下地干活要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外，她还要照顾孩子，并且这八个孩子全部考上了大学，这其中就有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、北京理工大学。

母亲虽然是个农村妇女，但富有远见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，人们生活困难，我家连饭也吃不饱，母亲饿得浑身浮肿，腿上一摁一个坑。其他家长坚持不住，纷纷让孩子辍学，唯独母亲不，她说，这世上有出息的都是有学问的。

清明雨

■杨华清

雨淅淅沥沥，不急，不慢。
早饭后，我和妻子及上高中的儿子赶往老家。

刚到村口，就望见麦田里父母的土坟，泪水顺着脸颊滚落。

父母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，躲避过战乱，经历过灾荒，饱尝饥饿和贫困。

我刚出生时营养不良，经常生病。父亲常常在放工后驮着我到邻村看病。一些顺口溜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生活状况：“清早蒸，晌午刺，晚上喝的红薯茶。”“清早的馍，洋火盒，晌午的面条捞不着。”

到了上学的年龄，父亲扛着粮食把我送到学校。虽说条件比以前强点儿，但兄妹四个都上学，奶奶年龄大了，一直有病，家里生活仍然是青黄不接。实在困难的时候，父亲就求管大伙的老师让我借着吃，收完庄稼后再还账。

2006年5月的一天晚上，我遭遇车祸，生命垂危，当晚就被转到省医院。出院刚到家，母亲就让嫂子拉着她到我家看我。当看到我被毁的面容和伤残的胳膊，一向坚强的母亲竟搂着我嚎啕大哭。

后来我回家看望父亲。看我回来，病重的父亲就让母亲搀着他坐了起来，憔悴的脸上突然有了精神，呆滞而混浊的眼睛放出异样光芒。他把我拉到跟

人，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上学。听三哥说，由于吃不饱饭，他上课的时候经常晕倒，下了课就爬到树上摘树叶子吃，也产生过辍学的念头，是母亲辛勤劳动的身影、热切期盼的眼神激发了他学习的动力。我们兄妹八个，在学习上相互攀比，成绩都特别好。

母亲的勤劳能干在全村是出了名的。按工分分粮食的年代，男人满分是十分，女人满分是八分，可母亲却要十分。人家说，你要十分就要干男人的活，母亲说，那怕啥，干就干。挖河、锄地、积肥、摇耧撒种，没有她没干过的。我家兄妹多，同时在外地上学的就有四五个，每星期都要回家拿面。母亲白天要干公家的活，晚上推磨，三夏酷暑，数九寒冬，都是如此。孩子的穿戴更使母亲发愁，那时候买啥都是凭票供应，但母亲手里握着布票却舍不得去买，因为我家兄妹多，需求多，买布做衣服要花很多钱，家里实在拿不出来。母亲就自己动手，纺线，织布，漂染，剪裁，再一针一线做成衣服，而这些活大部分是在夜间完成的。我经常一觉醒来，还看见母亲纺花、织布的身影。

母亲的品行极好。在村上，没见她和谁吵过架、红过脸。由于我家人口多，劳力少，生产队不免有人说闲话，更有劳力多的人说是他们养活了我们，母亲听到后，都是一笑了之，从不生气。母亲对外人如此，私下却对我们

谆谆教诲：人送一粒米，还他一锅饭，要知道感恩，只有知道感恩的人，才会懂得满足。她不但这样说，也这样做，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别人。我经常看到她把别家的针线活拿到家里来做，即便是对我家有成见的人，只要有求，她也会不计前嫌，欣然应允。

我们兄妹成家后，争相邀请母亲到自己的小家居住，享享清福，但母亲说她在农村习惯了，哪也不去。她说：我一辈子吃苦就是为了你们能过好日子，只要你们不让我操心了，比给我买山珍海味都强。话虽如此，谁家有了孩子，她都会第一时间赶过去，照顾儿媳，照看孩子，夜灯下，还戴着老花镜，仔仔细细地为孩子做小衣服。1988年，母亲得了中风，说话困难，行动不便。爹说，给孩子发个电报吧，让他们回来看看你，你为他们吃了一辈子苦，受了一辈子罪，他们也该尽尽孝了。但母亲却哇哇乱叫，一个劲儿摆手，那意思是不让爹告诉我们。直到第二次犯病，躺在床上不能自理，母亲才同意了爹的请求，但点头以后母亲就哭了，听爹说，那哭声撕心裂肺，别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只有我爹知道，她是不愿意拉孩子的后腿呀！

虽然母亲去世已经三十年，但母亲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。想起来母亲一辈子为我们所付出的辛苦，我就忍不住泪如雨下。

屋，看看父母睡过的床铺，抚摸父母用过的物品，心里总会有种幻觉，认为父母还在，每次都要伤心落泪。

父母在，家是家；父母去，家就是故乡了。

到家后，兄弟姊妹不顾风雨来到父母的坟前，静静地坐在坟边，默默地回忆着父母生活的点点滴滴，细细地向父母汇报各自的家庭、生活和工作情况。

父母是农民，没上过学，也不认识字，凭着自己的淳朴、勤劳、执着和坚韧，向生活挑战，同命运抗争，把我们兄妹四人养大，供我们上学，后来又帮我们各自成家。

目前，我家已有五人考上大学，两人在读研究生，成为我们村第一个有人考上大学、第一个有人考上研究生的家庭。

雨还在下，依然那样细，那样绵，那样平静。



周口市诗词学会 西华黄桥桃花节 采风作品选登

◆瘦丁

鹧鸪天·感春

与友人赴西华黄桥桃花节采风，睹花之凋零，慨春之易逝，赋此记之。

又是清明草色新，黄桥尽是看花人。
香风吹处红裙舞，舟棹摇时笑语频。
埋岸径，掩溪津，枝头花雨落纷纷。
鳴儿啼得春将老，不解声声断我魂。

◆雪川

客邀黄桥桃花节

半边绿水半边霞，三月箕城处处花。
横卧虬枝游客醉，豪吟幽岸野营扎。
碧波微漾空林影，画舫轻摇思墨鸭。
久唤诗朋不忍去，再邀改日品鱼虾。

◆少古

[越调]寨儿令·桃花节即景

春正浓，花正红，清波弄舟莺使风。
人影重重，笑语声声，忽儿没入桃林中。
看枝间碌碌蜜蜂，又船头嬉笑儿童。
便是无情心也动，不饮美酒先醉容。
醉，岁岁此时风。

◆清漪

鹧鸪天·春访桃花溪

姹紫嫣红染岸边，柔风碧水荡舟船。
静心抛却凡尘事，暂做陶公避世喧。
淘古韵，采新鲜，桃花树下品榆钱，
分吟竟赋添情趣，赛似武陵散淡仙。

◆静姝

颖河之春

夭桃初绽染红枝，嫩草含烟笼碧池。
明媚春光无限好，鹅黄淡淡亦成诗。

◆绮烟

[北越调]小桃红

小舟一叶两尖头，水里鱼儿扁。
摇向波心把春唤。我的天！左桃右杏才分辨。
黄堤粉垣，白云紫淀，有人竟在画中间。

◆梅影

摊破浣溪沙·春驻裴桥闹几分

春驻裴桥闹几分，春邀颖水进家门。
汀上花黄坡上绿，浅还深。
波里荡舟波外韵，妖桃姿色正撩人。
载我香溪回故里，挽红云。

◆御风

鹊桥仙

桃花坠粉，梨花堆雪，知晓春深春浅。虽然几度此间来，这一次、徒增伤感。
青眉紧锁，诗情微锈，只有清风相伴。落花流水两匆匆，又过了、芳华大半。

